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七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

上桑菴甫先生書

戊辰

文弨再拜楊許州至得先生書蒙示中州遊草一帙喜甚急欲知道途閒事粗讀一過覺情景了了在目虎竹年少詩之工已若是霖潦彌塗更唱迭酬興不少減有以知先生之樂也文弨自聞先生之教私願杖履所到必往從焉乃不意八年之久不得一覲事勢阻格不能自拔每至昔時講習之地思師友聚處之樂邈不可得未嘗不徘徊歎惋自傷年日以長而不能竟其所學若

何而可以自立也自先生之至中州也道里近音問可  
速達然知先生之於文弼望之深必將知其近所從事  
若何所得力若何其見於議論文字又若何而文弼之  
所大慙正在於此昔孔蔑嘗言仕有三亾而子賤獨否  
文弼今日不幸與孔蔑之言適相似也繕寫官書計字  
爲率日當得一千五百敝敝於此何暇爲學且古之爲  
貧而仕者蓋將以祿養也今文弼力不能迎養是以居  
常少歡文弼行能無似無以動人又不能求當世賢士  
大夫而與之周旋孑然寡合以是益增其孤陋卽有一  
二志趣相近者又皆爲職事所羈束不得朝夕見夫旣  
無爲學之時又爲境所累而不能自力於學更無人焉

共勉於學是則終於失學而已矣此文弔之所以內省  
瞿然不能自寧者也近日略得閒可讀書然不能如古  
人專讀一書之法讀經亦兼讀史先爲之分句讀正謬  
脫偶有筆記非其大者以俟再讀然後求詳焉 內府  
校定經史善本非力所能購亦無從假諸友人至耳目  
所觸未嘗無勃然於中而欲宣者而弗工於辭不能達  
吾意之所欲云展轉移時旋即銷滅昔歐陽子嘗歎言  
之不可恃是固然矣然傳不傳雖不能自必獨不可藉  
以自娛乎其上焉者不可驟幾其次又以爲無益而不  
爲未見計之得也文弔竊有意於此而能厲其氣使弗  
餒者唯先生願終教之

與桑虎竹

繩篋

書 戊辰

承示新詩若干首鋒銳如干將莫邪何可當也持與此  
閒知詩者共讀之雖足下進而未已無急於名然有美  
不彰吾之意有不安者非夫人之能重足下也實至而  
名自隨有不可得而終辭者矣夫詩之爲道非彫琢曼  
辭以取悅於世而卽可爲詩也殆必由乎至性之所發  
而後乃爲真詩今足下之至性吾見之於詩矣足下之  
侍親來河南也遇雨相失徬徨達旦此時豈有意爲詩  
而詩乃自然流出先生亦嘉子之勤而見之於詩者又  
彰彰焉然則子之爲詩皆發於性情而不能自己焉者  
固宜颯颯乎其可誦也文昭八年於外不得事吾親又

不能承其家學勞擾困踣幾無生人之趣雖欲諧聲律  
工字句以自列於作者之林亦難解於至性之薄矣年  
來自傷貧窶無以爲養呻吟大息之作亦時有之然以  
視朝夕在膝下其幸不幸爲何如則其言之工拙固有  
不必較者矣吾是以甚慚於足下且常人之親願其子  
富貴而意已足也足下之親與吾之親所以願其子者  
雖得富貴意殊未慊也今吾獨營營衣食是急而不能  
盡力於古人之所謂學工爲文章時出一篇以爲親娛  
亦不可得足下其謂我何哉嘗竊思之富貴命也學問  
則人所能自力耳然亦必藉師友之助焉吾欲於明年  
請假來河南旣得聞先生之教又兼以足下自勵也

與薛澗山 洪書 戊辰

文弢頓首澗山足下自隔音問三年於茲矣足下具過人之才而復奮志於學得友朋之樂且不爲職事所羈則時皆我之有也足下之於學也其成矣乎嘗慨聰明有志之士世故不乏或爲外物所牽又無明師良友爲之助往往中道廢不克自振以可爲之時擲之無用之地其後雖欲勉自收攝求爲炳燭之明而精力已銷亾耳目已敗壞不能復有所爲矣文弢自少時卽知學之可貴也足下從吾父遊吾父時時爲文弢稱說足下之好學則益自激發不已足下與我相識意亦似可與共學時方汲汲於科舉之名私以謂吾姑取此而後從事

於學乃無分吾志然古人之爲學豈有是也此念一誤  
錄錄十年餘屢躓於有司之試一第曾不可得而學荒  
矣時已去矣足下前與我書教我讀書之道當動靜相  
調此朱子之說也吾受而謹識之乃今所處有萬不能  
行者蓋人以讀書爲動而以靜坐時爲靜也吾則以應  
事爲動而以讀書爲靜靜坐時安有乎足下又盛稱田  
傅二君之爲人而樂與之友然則足下旣得爲學之方  
其時又可爲又得同志之友相引翼學之成也吾爲足  
下信之矣懷土之念人情不怠況此地二三好友逝者  
電滅在者星散吾安從得益乎與足下相見當不遠幸  
於諸君子前先道我願交之意他日談道論藝所與數



晨夕而共遊處者必於是乎取之矣道遠情長不盡觀  
縷

荅陳倣唐

一傑書 戊辰

文弢頓首倣唐足下令兄來 京得讀所惠書慰誨兼  
至足下之關愛甚深也文弢之試於禮部至是而四矣  
初不敢懷一僥倖之念以冀其或有遇也固亦嘗肆力  
於是而求正於先達卜所業之中繩墨以不其視昌黎  
之自謂可不學而能固大有閒矣今年所試之文頗小  
稱意而友朋亦雜然同聲許爲必售榜發被黜人或疑  
余之不能無慍然此之得失亦何足道余固不以是介  
介也有謂余者曰子之言不慍妄也子有親在而名不

成仕不達將何以爲親榮其焉得無慍是則固然然僕亦知其不必慍也何也凡售而駮躋於顯列不過數人而已其或不幸而旋降罷以去者比比也文昭不得進於是列職業易稱得安享其祿之所入且不至如古者鎖廳之法一試不中輒去官是文昭今日所處正吾親所得免於慮也而又何慍焉抑吾聞之荀子良農不以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學所以爲己也非爲人也如不得於名而不學是兩失也竊有所未安焉近者稍得暇取經史兼閱之以經爲律令格式而以史爲案辭此文昭近日之所爲學也然則謂僕遂無意一遇此亦不然要之固不足以是爲憂喜矣文字之敝近來爲

甚夫文將以言聖賢之言也而今乃以兒童駟儻之言  
雜入之而恬不爲怪夫兒童駟儻之言與聖賢之言豈  
待辨而知哉而世且寶貴之大可怪也昔曾子固不中  
而歸歐公爲文送之稱其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  
學而堅其守今僕非敢非同進也罪有司也恐後生狃  
於間見且將爲人心風俗之蠱朱子所謂文字亦極有  
關係者此也故願與有識者共明之非足下吾亦不輕  
以語之也

與張東之弟

孟陽書 戊辰

僕在京落落寡交所敬事者惟長民舅氏一人而已自  
其以葬事歸復來京師過從益密方增益我之所不知

而督我之所不逮不圖天不假年中道摧折其爲痛悼  
若何可言舅氏生稟異資讀書能得古人之意爲文雅  
潔有法詩宗盛唐名家中晚以後繼佻修染之習勿屑  
也舊歲爲老親在堂思博一第與僕偕二三友人共攻  
應試之文而獨善僕之所作嘗曰文有俗韻雖工不貴  
也今吾與若庶幾免是乎同年王君立齋每見僕必云  
爾舅清羸如是而子與之爲文不休是速之死矣僕時  
以謂何遽如君言今不幸其言中然舅氏之死固不可  
謂死於文也其始病也貧爲之祟也其病之至於亟也  
醫爲之酖也舅氏善爲議論縱橫揮霍率嘗屈其座人  
與僕同居日常談至夜分不休母夫人遣婢傳教止之

乃散去閒嘗與舅氏語相者謂甥年殆不滿四十倘其  
言信則爲期不遠矣舅氏笑而語僕吾與甥縱自知不  
及期願老耄猶當過強艾耳今憶斯言不自覺其驚痛  
之交集也將試之前月在同年祝君豫堂所會文旣成  
色慘沮不樂曰此不祥之徵也遂內其文不出而評隲  
諸人文字某甲某乙而謬賞僕文爲最未幾又集同人  
爲文是日僕苦思致不屬自知文不佳而舅氏之文先  
成狂喜自矜以爲絕調然僕視之實不逮他日所作因  
卽爲掩撫其利病舅氏頗不以爲然相堵挂不少下旁  
人幾疑其失歡然亦可見余兩人唯親厚無閒故若此  
也中間遊從之樂頗多不能詳說舅氏爲人略見僕所

作行狀中已寫一通寄歸想見之也近者老幼入口煢  
煢京師南方無室屋可棲止勢不得不暫寄於此賴舊  
交世好之力稍可支吾目前過此則不可知也嗚呼舅  
氏之道誼學問蓋非獨張氏之良而已儒林中咸惜此  
人則羣從子弟其惋痛當更何如也人必聞正言見正  
事然後可成其德則如舅氏者方將以爲後生小子之  
所則倣而柰何其遽死也後起者爲誰東之可不自奮  
耶文昭與舅氏親洽之至故卽一二瑣屑談諧之事亦  
有不能忘者舅氏旣自知死徵則日前之所以語僕者  
其母乃故謬其辭以相解歟死非僕之所懼但懼無可  
以死者耳悵悵之懷言不能罄十一月七日文昭白

與備三大兄 壽朋書 戊辰

弟年來苦無暇日親知往還之書絕少精神疲於酬應  
遂不能強之復作人但知京官事簡外官事繁不知京  
官所治之事無有不躬親者非若外官之有佐助者也  
至若往來慶弔雖視其人爲繁簡然卽至簡亦有不能  
盡絕者此亦何異於上下奔走之僕僕也故昔之爲仕  
者往往反致羨於山林隱遯之士爲之流連贊頌而不  
能已豈故爲是言以相謾哉彼實有所苦而其勢又不  
能毅然舍之而去乃不得已而宣之於言則皆其情也  
非僞也以大兄之才久困於鄉而不才如弟反得竊升  
斗之祿於京師以世俗觀之鮮不以弟之所處爲勝

於兄然平心絮之弗如也兄未嘗處弟之境當不知弟  
之此言爲誠然近者以久次之故稍就閒地值纂脩  
玉牒得與於繕寫八人之列弟書不能工而能速以此  
獲少暇得以讀書昨歲聞喪嫂氏知兄何以爲情嫂氏  
之賢能以弟耳目所覩聞未有能過者也兄之廉介清  
苦而嫂氏安之以故不損兄之高兄之剛直易忤而嫂  
氏順承之無有違言之達於外以一人之身理中饋治  
女功兒女林立緝紉補綴敵而能完此豈世閒閨門弱  
質之所能獨任者而嫂氏爲之綽有餘力其安貧食淡  
盡罄其嫁時之匱而絕無幾微怨尤之色且立志非分  
之得至使童穉皆率其教人或與之果餌則慚此尤爲



難能也文昭大母在日嫂氏時以飲食相遺行步則爲之扶持大母念文昭在遠則哭泣又賴勸慰以解此更文昭所切切於中不能一日忘者也聞喪之日弟與弟婦俱痛悼累日盛德之所感如是念諸子皆幼其小者更難提攜相去三千里弟婦不能爲任撫育之勞常用內疚然諸子中後必有興者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與從子沂州守石林

憲觀書 戊辰

信至具悉近况甚慰遠念公事倥傯自倍於京朝官愚雖非履之而知然實信其難爲也曩者咸謂京官貧而事簡外雖繁而祿入之數稍優差相當也今也簡者未必簡而優者亦豈優乎愚奔走 殿廷職業之外無分